

文淵樓叢書

韓詩外傳疏證

第八冊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
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
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
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
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
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
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
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
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
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
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
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
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
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獯乎非救
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

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不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
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
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
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
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
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
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躒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贖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贖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贖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

說苑立節篇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儒爲死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
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

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

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
 牧何注齊人語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春秋公羊傳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草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草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宙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

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
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
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
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
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
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
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
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

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
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
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
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
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
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
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
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
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
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

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篇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日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旣已賜弊邑使得小國諸侯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馭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倣車罷馬而已亦將喻
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爲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
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
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歎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日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日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
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摯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摯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
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
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
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
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
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
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
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
 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
 堯舜繼矣

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
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拊矣猶
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
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
人拊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
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
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

小也

孔子家語辯政篇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
功以勸善懲奸緹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
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
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後弗甫有孫魯孔某命
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
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
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
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禮緯含文嘉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
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
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
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
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
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
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
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瞽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同上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同上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祲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

范注嗛不足貌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

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范注康虛也

五穀不升謂之

大祲

范注侵傷也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

禮也

春秋穀梁傳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
雖有罪而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
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享之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
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
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尙書

大傳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
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
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
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
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
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
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
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春秋穀梁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

杜注重載之車

曰辟傳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杜注捷邪出

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春秋傳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

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
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
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
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
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
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
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
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新序雜事一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

尚書

大傳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弼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慎篇

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
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

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罍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子天瑞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

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
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
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
臯如也嶼如也楊注嶼與填同高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

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
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
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
自望其廣則罕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

如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
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
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
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
矣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
焉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
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
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

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世監門子梁之
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
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
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
也南陽之傲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
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
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
賈而誅韓非

戰國策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颺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之以曾子之材又居夫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

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
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
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
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
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
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
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
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
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孔子家語六本篇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
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
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
之筋阿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
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
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
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
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
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

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此弓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

列女傳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支解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
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則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敖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
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
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聞宮音
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
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
使人整齊而好禮

史記樂書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
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
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
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
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
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
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
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
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
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淮南子人間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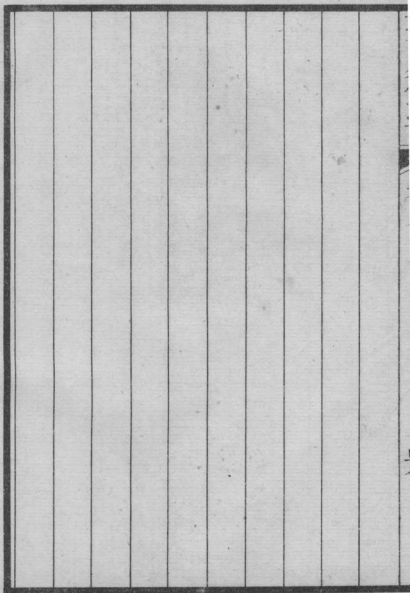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淮南子人間

訓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

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齊王使爲相

說苑

善說篇